

席慕容原乡书写系列

席慕容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追寻梦土



这里是不是 最初最早的草原  
这里是不是 一样的繁星满天  
这里是不是

那少年在梦中骑着骏马 曾经  
一再重回 一再呼唤过的家园

如今 我要到哪里去寻觅  
心灵深处

我父亲珍藏了一生的梦土

梦土上 是谁的歌声嘹亮

在我父亲的梦土上啊

山河依旧 大地苍茫

席慕容

著

追寻梦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梦土 / 席慕容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204-15106-6

I. ①追… II. ①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3228 号

## 追寻梦土

- 
- |      |                                                       |
|------|-------------------------------------------------------|
| 作 者  | 席慕容                                                   |
| 责任编辑 | 贾睿茹                                                   |
| 责任监印 | 王丽燕                                                   |
| 封面设计 | 刘那日苏                                                  |
| 出版发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地 址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impph.cn">http://www.impph.cn</a> |
| 印 刷  | 内蒙古金艺佳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20.75                                                 |
| 字 数  | 300 千                                                 |
|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204-15106-6                                |
| 定 价  | 68.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3946124

圣祖嘉言

不要因路远而踌躇，  
只要去，就必到达。

谨以此书

献给我们深爱的母亲大地。



永生的苍天,请俯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祝愿。

1989年9月在父亲的草原之上

## 【序】 初心

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

它不常显露,是很难用语言文字去清楚形容的质素,我们只能偶尔透过直觉去感知它的存在,像是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唤。

总是在无法预知的时刻——或是从书页间的一个段落,或是在人生长路上的一处转折,那感动忽然来临,我们心中霎时充满了可能是伴随着刺痛的狂喜,也可能是一种神圣而又甘美得无法言传的战栗。恍如有种悲悯从高处对我们俯视,又恍如重逢那消逝已久的美好世界,那生命最初的对一切美好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

是相对忘言,是很可能一说即错的邂逅。

因为,这感知的“直觉”,也是种很难去界定的东西。我们只知道它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能被激发,却不能去刻意培养,更不会随着年龄与知识的累积而增长。

它是“初心”,是上苍分配给每一个个体的天赋,是让我们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短暂地参透天机的触角;有人得到的多,有人得到的少,有人参透的范围很深很广,有人却只分得一处小小的角落。

我想,我是属于后者。

然而,即使只有一处小小的角落,我也常在那难得的时刻突然来临时慌乱得不知所措,更不会用言语去清楚形容,非得等到时间慢慢过去,等到自己逐渐安静下来之后,我才可能在灯下用文字来试着为那些已经消逝了的光影造像。

我多么希望,在不断地衡量、判断与取舍之后,能够找到一种最精确的方式来表达出这种感动,以及我对于能拥有这种感动的生命的珍惜。

这就是我所有的诗以及散文的创作动机。

上面的这篇序文,写于一九九七年的春末夏初,原是为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席慕容自选集》所用的。

那套选集一共有四册,全部内容约有一百万字,包含一册诗集、三册散文集。

《我的家在高原上》就在其中,也就是现在这本《追寻梦土》。

这本书里收录的是与蒙古高原有关的文字,以一九八九年的夏天作为关键点,有的诉说在这之前从未得见原乡的迷惑和彷徨,还有的是在这之后,终于见着原乡的喜悦和忧伤……

而如今,已经是二〇〇八年的冬天了。

北京的作家出版社愿意将这本旧作重新出版,并且与我的另一本新书《蒙文课》同时推出。

《蒙文课》这本书另有新序,而且早已全部校对完毕,寄回去给作家出版社了。

今天晚上才开始来校对这本《追寻梦土》,在灯下将旧作一篇又一篇地慢慢审阅过去,心中颇有感触,很想要在这里再多说几句话。

常听有人说:“悔其少作。”

那意思大概是年少的作品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会觉得拙劣和单薄,怕因此坏了自己在创作上的名声吧。

可是,对我来说,却不完全是这样。

譬如在这本书里,最早的两篇如《无边的回忆》和《旧日的故事》,还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写的,应该是一九六九年,新婚不久,从海外



投稿回台湾,发表在当时的“中央副刊”上,离现在已快有四十年了。

四十年后再来读这些文字,是觉得颇为芜杂冗长,可是,也不想去修改它。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纪录。

它记录下我的“初心”。

原来,从那样年轻、那样早、那样远的岁月里,我就已经开始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了,几乎是生命自身的一种本能的寻求。

人类学家说,一个远离族群的人,在内心深处所有的惶惑与不安都是因为无法找到他自己原本应该有的“位置”。

这个“位置”,属于精神上的成分要远大于实质上的成分。

但是,它却又必须碰触到真实的时空才能显现出来。

在《追寻梦土》与《蒙文课》这两本书里,记录的是一个天涯游子如何面对自己的原乡,以及因之而起的种种触动和转变,更深深受到游牧文化的吸引,十几年间,逐渐从个人的乡愁转为对文化的探寻。

由于封面上的作者署名是“席慕蓉”,所以,读者当然可以认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经历而已。

可是,在这条长路上逐日前行,我越来越明白,在这两本书里,作者的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名词。书中的文字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大半生,而是许许多多人的故事。

是的,我是慢慢发现的,在这条长路上,原来以为只是属于我个人的寻求,其实也是许许多多族人对原乡美好大地的寻求啊!

“初心”仍在,并且不只是在我一个人的心里而已,能与众人分享这路途上的悲喜,是我年轻时从来不曾料想到的幸福。

写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注:这两本书中大部分的相片都是我拍摄的,因此只加注了拍摄的时间与地点。

## 【新版序】 细碎的波光

要怎么说出我心中的感激呢？

在这条探寻原乡的长路上，遇见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族人，都是我的贵人。

每一位都厚待我。是的，是借着你们的引导和无私的帮助，才让这个半生彷徨无依的迷途者，终于找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化家园。何等温暖的接纳，真是感激不尽啊！

现在又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之助，为我邀请翻译名家，将我的几本小书译成蒙古文出版，更是美梦成真。

美梦在没有实现之前，尤其是在年少之时，总会被别人或是被自己称它是“白日梦”吧？在这里，我把年少时的一篇日记一字不改地呈现，再加上另外三篇回到原乡之后的日记，当作是抽样的阶段性报告，作为新版的序文。美梦成真，愿将这幸福的细碎波光与大家分享：

—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北

二十七号休業式我并没有参加，在寝室里整理东西，怎么那么乱啊！不知道从何着手，结果还是下午爸爸来接我时才再帮我弄好的。

回家两天，一切周遭的事物都是干净清爽的，我又开始想写日记了。

我常常反省，我太爱幻想了，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对现实不满。其实我真该觉得幸福，我们没有任何可埋怨的事啊。

我承认我是个愚昧的人，我不配享受人间真正灵性的安静，我常常渴求爱，希望听到别人对我的赞美，我喜欢热闹，我爱出风头，我常常做白日梦，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可以出国读书，也许我有一天回家了，回到我明驼瀚海的故乡，我眼看着蒙古的一切在面前兴旺起来，我站在高高的山冈上，向成吉思汗我伟大的祖先致敬，愿先祖英灵佑我，到那时，我便没有愁意了，我的“终身之忧”已获得解脱，我已经不会有缺陷了，我才有资格享受回忆中所含的欢乐。

啊！我为什么思潮那样紊乱呢？

## 二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克什克腾旗热水塘

（此刻我真的是回到姥姥家写日记了。在热水的交通饭店套房里记写昨天。）

昨天，八月二十三日，重回希喇穆伦河源，是满满的一天。同行的除了朵日娜以外，还有白音巴特尔、王立山、李景章和康少泽四位先生。

二〇〇〇年春天，白音巴特尔引用我在散文《松漠之国》里的一句话：“为什么一棵树都不肯留下来给我？”开始在克什克腾旗希喇穆伦河源附近展开固沙的工作，第二年开始植树、退耕。如今六七年下来，地表植被恢复得还算可以。沿途，他们指着小得可怜的幼苗说：“这是山杏，已成活。”

每株幼苗本身带着一个小保特瓶栽入沙中,瓶中之水可供养它一年还有余,幼苗因此而度过最困难的时期而终于得以存活。

另外还植入黄柳。白音巴特尔说,活了的话就抽芽生长,活不了的也可成为拦沙的护栏,阻止沙子流动。有了效果之后,沙子本身就逐渐成为薄薄的固定的一层,如果没有人为的践踏或破坏,再加上逐年累积的落叶(或尘土?)等等的腐殖层,就有望可以往固定的土层发展,但是中间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就无人能够精确回答。(三百年还是一千年?)

不过,努力还是值得的。虽说如今河源的治沙还在初步的阶段,一切还很脆弱,但毕竟大家已经开始警觉了。

开始往河源下去的时候,右边有位在当地工作的护林人员袁双平先生过来,伸手与我右手相握,支撑着我往下走去。他的身体很魁伟,在我右边,使我能非常安心地往下迈步,坡路很陡,底下又都是沙,如果没有他的左手支撑,我根本是寸步难行。

但是,十八年以前(一九八九年)的我,好像是一个人走下去的。除了不时要停下,把鞋后跟进来的沙子清一清之外,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而且记忆之中,身旁还有树林,我和尼玛大哥、沙格德尔、王行恭,还有带路的朋友是从略微阴暗的树林子里走下去的。难道那些林子是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十年之间消失的吗?

原本以为是走了另外一条路。可是,当斜坡走完来到源头处之时,一看到那弯弯的在我们右前方深陷下去的沙谷,真是无比亲切与熟悉,如遇故人。是的,就是这里!就在这里!十八年前的一个秋日午后,九月六日,我初见河源,曾经赤足踏入源头不远处刚刚汇成一条浅溪的水流之中,溪水冰寒,而我心炽热。

我心炽热,只因终于找寻到自己的归属。“我终于在母亲的土地上寻回了一个完整的自己”,这是在回到台湾之后写下来的那

句话。

此番重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感谢上苍的厚赐。这十几年来,持续在原乡行走,常常在克什克腾境内与浩荡奔流的希喇穆伦河相见,却没料想到,还有机缘再与河源相会。

隔了十多年的时光,山河依旧,有些景象丝毫没有变动,有些就似乎与记忆稍稍错位了。不过,季节里的颜色因为阳光的照耀,好像更加饱满,更加明亮。

河源旁的峡谷上方有树林,绿荫下有山菊,丛生的柔细枝子上,开着许多朵白色的细瘦花朵,在风中轻轻摇动,还有花瓣粉红的是山竹。在靠近我们的山壁上也散开着粉紫色的小野花,斜坡上的草色青青,仿佛就是蒙古长调里歌颂的草原的本色……

我静静环视眼前这山谷间的每一寸土地,心里想着就算是再有一个十八年,即使可以重临,恐怕也不容易再走下来了吧。

白音巴特尔真是深知我心的好朋友,他在河源的沙地上拣了一块松木的树干残片给我,造形很美,够厚够苍老够斑驳。他说应该不会是辽代的千里松漠留下来的,那么就一定是我母亲念念不忘的那三百里松林的了。

被岁月刷洗得近乎灰白的木头,横面还能见到那最后的十几年的年轮,体积不算大,又非常非常的轻,我向他道谢,说没有什么比这再好的礼物了,我一定会把它带回台湾。(也果真如此,此刻它还在我书房,二〇一七年四月加注。)

我们在河源停留了很久,当大家再一起往回程走上去的时候,我并没有频频回顾,或许是因为在沙坡上攀爬的艰难,或者是因为心中的平和与知足,我只停了一次,一次而已。这一次,河源已在稍远的下方,再转个弯或许就看不见了。我身处在另一片林子里,林荫间的绿,是嫩绿夹杂着青绿,这里好像仍是夏日,虽然已近尾声,



而秋光还没有进入。

我向刚才的一切说“再见”。可是我知道这不是道别，因为从这里流出的河水，会不断地与我在母亲的土地上重新相见，河面上每一道细碎的波光，应该都是从这里出发再沿路由层层水流托带给我的祝福吧……

### 三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 台北—北京飞航途中

蒙古长调之所以被举世所推崇，不单只是在于它的美丽和它的艰难，而是在于它能把歌者与听众都提升到一个美好的高度。

这高度是在一般生活里从没能达到的高度，但又是从远古以来，每一个人的生命深处所渴望能企及的高度。如字面所言，这高度似乎是一种空间距离，其实，它也是一种质素，一种精神品质上的距离。

是的，无论在表象上多么平凡卑微的生命，上苍其实都赋予了这个生命一种本质的高贵和尊严。

而在哈札布的歌声里，我们这种平日无法企及难以触碰的本质就会突然被唤醒。

在他的歌声里，有些什么突然浮现出来，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只为这表象的一切而活着的，我们还有一种更高、更远、更为神圣的核心可以去向往，可以去追求；仿佛是腾格里神赋予人类深心的一种神性，可感受、可引领、可安慰，却难以言说的那种力量和信心。

用句最简单的话语就可以将我上面这段解释说得非常清楚：

“哈札布的歌声将我们唤醒，让我们把自己完完整整地融入大自然的最深处。”

是的,人类逐渐忘了自己原是属于这美好的大自然,与所有的生灵原是美美与共的。人类的原乡本来不就是那和谐共生的大自然吗?

记得是尼玛大哥说的一段话:

“长调是从草原里长出来的。从前的草原多好,哈札布的长调唱得多好。现在,有些都不成样子了……”

所以,可以这样解释吗?这样定论:

“游牧文明的美好时空成就了蒙古长调,蒙古长调成就了歌王哈札布。”

陈黎明和白龙摄制了哈札布的传记,电影《天之恩赐》马上要在北京首演。我希望能以上面这段的想法在明天纪念他。

#### 四

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 淡水

新年第一天,向齐邦媛老师(台湾大学外文系名誉教授,《巨流河》的作者)拜年,我们谈得很高兴,并且,她说这么多年,她注意到我是一直走在一条寻找的道路上,不知道自己要找的究竟是什么?只是知道一定要往前去找,是“心”在驱动着我。

我怎么这么幸运。这么多年来,在电话里听着齐老师的文学课程,是一对一的单独授课啊!多么奢侈的福分!

和齐老师的第一次相遇,应该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夏秋之间吧。她来参观我在阳明山上的小画室,是晓风陪她来的。我们在士林的福乐门口相会。

她后来对我说,因为我那天穿了一条花布的大圆裙,虽是花布,但颜色素淡,她很喜欢,或许还有一点点的羡慕。因为,她自己从年

轻的时候就开始教书,当时总是穿着严谨,从来也不可能有这么一条大花布裙子。我的自由自在让她觉得应该支持这种选择,或许,从那一刻开始,她也就接受了我。

那年我四十多岁,还没开始发胖。上身一件无袖T恤,下身一件大圆裙,可以在草地上随意坐卧,可以在海边岩礁间任意穿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膝关节”,真是无忧无虑啊!

所以,两年之后,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可以去内蒙古了,也是毫无挂虑地在北京火车站的人群里冲锋陷阵,抢登那好像永远也挤不上去的车门。到了张北,又一连几个钟头在狭窄的吉普车中左右摇晃,上下跳动。(真的,是跳得老高的那种颠簸!)再去沙坡上爬上爬下地寻找河源,一切的跋涉好像都不怎么困难,都能做到,一心一意就要往前走去。

是“心”在驱动,不过,也要这个身体可以配合才行。这是实实在在的人生,走了十几二十年下来,终于把“膝关节”给得罪了。

二〇一四年初,换了一个人工关节之后,晓风安慰我,她说:“不错!换一块新的马蹄铁,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几年吧。”





此时,生命里还只有那隐藏着的火种。

1983 年在台湾垦丁海边写生